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義呆了一呆，久久沒有說話，然後祇聽見刀鋒劃在牆上的嘶嘶聲響，接著砰然一聲巨響，牆上開了一個大洞，透進天光，金蒲孤呂子奇與李青霞二人連忙撲奔過去，駱義已先他們從洞中竄了出去。

等他們三人穿到洞外，祇見駱義手握修羅刀，正想住心口戮去，金蒲孤動作最快，撲上去握住他的胳膊道：「你這是幹嗎？」

駱義慘然道：「我的三個弟兄爲了我慘死蛇口之下，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？」

金蒲孤正色道：「他們爲你犧牲，是因爲你先爲了他們而自陷危境，你這樣一死，算對得起他們嗎？」

駱義大聲道：「那要怎麼樣才對得起他們！」

金蒲孤放開了手道：「他們雖是死在蛇口之下，但毒蛇並不是真正殺死他們的兇手！」

駱義怒道：「那你才是殺死他們的兇手，假如你不割斷他們的手，他們何至於失陷在暗室之中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你要這樣想也未嘗不可，刀在你手裡，你殺了我替他們報仇吧！」

駱義對他瞪了一眼，終於長歎一聲，把刀子擲在地下，返身又朝洞門裡奔去，金蒲

孤一把攔住他道：「你可是進去想把他們的屍體搬出來？」

駱義怒道：「不錯，這件事你也要管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我可以不管，可是我提醒你一句，火鼠已在穴中，你移開屍身，火鼠立刻進入屋中，你來得及逃出來嗎？」

駱義征了一怔才咬牙道：「逃不了來就陪他們死在一起，我總不能丟下他們不管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那你不如拾起刀來割下自己的腦袋痛快一點，早知道你死意如此之堅，我剛才就不會阻止你自殺了，真想不到你們這十二個人是這樣糊塗，難怪駱仲和不拿你們當人看待！」

呂子奇在旁邊：「金大俠這話可錯了，他們這批人中並非個個是糊塗蛋、比如說那個駱強就聰明得……」

很輕描淡寫數語，卻有著意想不到的效用，駱義神情先是一呆，然後掉轉拔步飛奔而去！

金蒲孤手中拿著那張斷了弦的弓，望著駱義背影，呆呆地不作一聲，呂子奇拾起修羅刀交給他道：「金大俠今天真險，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個強盜窩吧！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！我不能走！」

呂子奇一怔道：「不走？難道大俠還想

去找他們拚命！」

金蒲孤咬咬牙道：「黃姑娘還留在這裡，我一定要找到她，跟她一起離開，我不能把她丟下去不管！」

呂子奇想了一下道：「也好！老朽……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呂老與李總鏢頭都不必去了，呂老的錢鏢已失，光憑武功，恐怕難以抵敵！」

呂子奇愕然道：「老朽武功雖不濟，這把老骨頭還可以一拼，大俠何以視老朽如廢物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呂老不可誤會，在下有更重要的事需借重大駕，劉素客未除，又跑出這麼一個駱仲和，天下形勢大亂，祇有呂老對這兩個人最清楚的，因此在下希望呂老珍重此身，迅速聯絡天下武林同道，以謀對付之策，以呂老的聲望，始可取得大家的相信！」

呂子奇道：「金大俠如登高一呼，響應者必更多！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然，第一因爲在下年紀太輕，第二，在下於青蓮山莊對付石廣琪的手段路過偏激，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感，絕不如呂老之呼召有力……」。呂子奇沉思片刻才道：「老朽失去了錢鏢，跟著大俠也幫不了什麼忙，既是這把老骨頭還有別的用途，祇好是苟且偷生了……」

金蒲孤又沉重地把手中斷弓與袋中剩餘的金僕姑長箭一併給他道：「這兩樣東西也請呂老保管一下，希望我能留下活命來取回他們……」

呂子奇大惑不解地道：「金大俠不帶弓箭去？」

金蒲孤苦笑一聲道：「是的！我自從學成武功以來，弓箭從未離身，今天恐怕是我第一次改用其他武器！（一六三）



加上他最近又忙，忙著癌症相關基因的研究，總想等過陣子較有空之後，再和她多聊聊，沒料到，她現在竟哭倒在他懷裡！

「我不知道，不過他不喜歡我。」反正丟臉已經丟到家了，她不在乎繼續丟臉下去。

「妳這麼好，他不喜歡妳是他的損失。」原來她早已心有所屬。認知到這點，他心裡莫名的有著失落感。

「又是『好』，你難道沒別的形容詞可以形容我嗎？」

「妳不喜歡別人說妳好？」

「你以前也說我很好，可是你並沒有接受我的告白，那我要好做什麼？我寧願有魔鬼的身材、天使的臉孔。」

「妳又告白失敗了？」他將她掉落頰邊的長髮順至耳後，動作呵護中有著疼惜。

「我沒告白。從小到現在，我祇跟一個人告白過，而那人也不領情。」發現自己靠他太近，她連忙挪動屁股，離他遠一些。

那唯一告白過的人就是他。「那人不是不領情，而是無法領情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當年她沒問爲什麼，現在她想聽他親口說。

「情這個字說來簡單，要承受可就難了。」

她不算漂亮，清秀中有股飛揚的神采，就像她說話時音調中的清脆，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親近她、和她多說說話，像閉塞的光陽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而面對她，他確實動了心，祇是，他的心還能夠圓滿的再談一次感情嗎？他也會掙扎也會猶豫，不過還來不及有所動作，她就已經愛上別人了。

「我懂了。」她不想逼他說出和光陽的關係，畢竟同性之愛還是難以啓齒的，承受的壓力也是常人所無法想像。

「所以，妳是暗戀失敗？不然妳怎麼

這麼傷心？」

「嗯，他不知道我喜歡他，因爲他有情人了。」

「晴晴，我想告訴你，妳雖然沒有魔鬼身材，但妳絕對有天使的臉孔。」

「學長，謝謝你的安慰，我知道自己有幾兩重，我哭完就沒事的。」

「那妳當年跟我告白之後，也哭得這麼難過嗎？」

「沒有。我那時可是一滴眼淚都沒掉。」

他竟爲這種事在吃醋？跟一個假想敵在角力？

「那妳現在也要勇敢，妳一定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愛情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如果能喜歡她，就是最好的愛情了。

「這個星期六，光陽要跟我们一起回基隆，妳要跟我們一起去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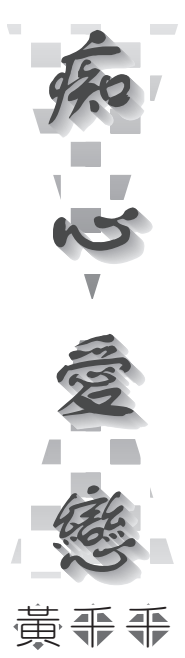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他們已經這麼恩愛了。她怎能去當電燈泡？「會不會打擾到你和光陽？」

「當然不會。人多熱鬧。如果你看見基隆的好山好水，鐵定會把不愉快的事給拋到九霄雲外，很快就可以恢復好心情。」

「好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既然沒希望了，她也就不用再避著他。這種心情很複雜，原本是小翼翼呵護著兩人之間的關係，現在她必須把他當兄弟看，不能再對他有任何幻想，她該祝福他和光陽，畢竟同性的愛情仍是值得祝福的。

「我會帶妳去大吃大喝的。」他笑眯了眼。

（二十）



「我……很痛苦……我的胸部……」

洪禪先生用手指抓著榻榻米，突然之間，全身發出激烈的顫抖，最後在桌上吐了一大口血，氣絕而死。

「哎呀！」

不知是誰發出的驚叫聲，大家幾乎在同一時刻都站了起來，有的人甚至逃離座位。

這便是第三次殺人事件。

我的噩夢一直持續著。在一連串無法理出任何頭緒的殺人事件之中，我遭遇到各種可怕的場面，其中最可怕的景象，就是洪禪先生死的時候。

新居醫師看到洪禪先生吐血，立即站了起來，他好像馬上發現什麼似的：「久野先生，請幫我一下！」

他請久野表叔幫忙。我聽到他這麼說，立即將頭向久野表叔的方向望過去，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忘記當時他臉上的表情。久野表叔原本是坐著，但正直起身來準備站起來，額頭上都是汗珠，眼珠幾乎要掉出來了，右手仍然握著酒杯，左手放在膝蓋上握得緊緊的。

突然間，我聽到杯子被捏碎的聲。

由於新居醫師呼叫他，久野表叔才回過神來，從口袋中取出手帕擦掉頭上的汗。當他發現手掌在流血，慌忙用手帕將血跡擦乾，站起來朝新居醫師走去。很明顯的，他的膝蓋在發抖。

新居醫師望著久野表叔，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後，才開始對洪禪先生進行診斷。

「麻煩請一個人到玄關幫我皮包拿來！」

美也子立即動身去拿。新居醫生幫洪禪先生打了兩、三針後，搖搖頭，放棄地說道：「沒有辦法了，已經沒有救了。」

「醫師，洪禪先生的死因是什麼？」

村長以很低沉的語調問道。

「不經過解剖是無法獲得正確答案的，但是我猜和久彌先生的情形有點雷同。久野先生，你的意見如何？」

久野表叔的眼神似乎沒有剛才那麼緊張，但卻沒有聽到新居醫師問他的話。大家都靜靜地圍在洪禪先生的週圍，望著現場發呆。突然間，有人用力推我的背。

「就是他！是他！是他放的毒！」

我嚇了一跳，並轉過身去，祇見麻呂尾寺的英泉先生正惡形惡狀地用手指著我。

「是你下的毒！是你！你殺了自己的外公，再殺死自己的哥哥！現在又想要殺我，祇不過不巧誤殺了洪禪。」

英泉先生的額頭上血脈賁張，向上吊的眼睛滿佈著血絲。在那一瞬間，我可以感覺到他身上充塞著濃重的殺氣。

這時候有一個人來到我的身邊，將我推到一旁，並站在我的前面，她就是我姐姐春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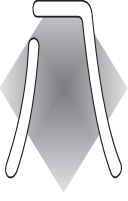
「喂！英泉先生，你不要亂講話！」

姐姐的聲音有點發抖。

「辰彌爲何要毒死你？難道說你和辰彌之間有特別的關係嗎？」

英泉先生好像怕被別人發現什麼似的，露出畏怯的表情，並慌忙四下張望。當他發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時，立即狠狠地用袖口擦著額頭上冒出的汗。

「沒什麼，是我失禮了。」（五十）



橫溝正史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詞曰：

說到人情劍欲鳴，偶因卻聘騰權臣。重來底事非非想，怨粉愁香靜掩門。無別計，急登程，明珠金釧語諄諄。長安有路須同往，看取奇謀爲脫身。

右調《鷓鴣天》

話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當日起身，行了四日，才到錢塘江口，一齊渡江，各自歸家料理。光陰迅速，忙忙就過了兩個來月，他三家的六禮都備得整齊。蔣青巖親自到張澄江和顧躍仙兩家來，定起身的日期，三人同議定七月初三日，一同起程。到了初二日，三家都將行李收拾停當，各家派了幾房家人，僕婢相隨。初三日早飯後，一同到銀杏樹前，渡江前去。不數日，早到亭蘿山下，三家共尋了一所大家莊院，歇住行李、家屬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見天氣尚早，便商量著一個老成院子先去報知華刺史，觀其動靜。商量已定，當下喚了一個老成院子來，分咐道：「你可到華老爺宅中去，稟道三家的相公俱已到了，先著小人來稟知，討了回話，即來覆我。」蔣青巖又恐那院子不認得這山路，著伴雲同去，伴雲領命，同那院子忙忙走到華宅門首，祇見門上悄無人影。院子和伴雲打門甚久，裡邊才走出一個院子來，開了門，認得伴雲，忙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伴雲和那院子答道：「我家相公和張相公、顧相公同來完婚，今日才到，住在山下，先差我兩人來稟知你老爺。」華家的院子道：「二位還不知我家老爺被禍麼？」伴雲和院子驚問道：「被甚麼禍事？」華家院子道：「祇因向日楊越公家來求親，我家老爺不曾允他，他懷恨在心，平白地上一本，說我家老爺是前朝的廢紳，躲居深山，謀爲不軌，半月前奉旨將我家老爺扭解進京去了，將來不知可能保全性命哩。婚姻之事，還說不起。」伴雲和那院子大驚道：「怎生有這等變異的事，我們相公豈不空來了？借重你進去稟知夫人，討個回信吧。」華家院子道：「我家夫人因見老爺年高路遠，放心不下，也同去了，祇有三位小姐在家，留下韓香陪伴，門戶封鎖，開閉有時。」伴雲和那院子聞言，沈吟半晌，祇得告別，一齊回到下處，將華家這一節事，細細述與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知道。他三人聽了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語。蔣青巖向張、顧二人說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那自觀和尙的詩，又應驗了，此事怎生是好？我們三人須索要替他出一臂之力，他年老無子，將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慨然許我三人，知我三人非碌碌輩，可以娛他夫婦之老。」（三十八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子平八字 45年經驗

三元風水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經濟婚姻健康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